

肯定是在恋爱,不然春天怎会如此美丽?无法言传,更难以表达。

窈窕的篱笆,想着很多心思。身段有点乱,是那种情不自已的慌乱,更有那些磨磨蹭蹭的藤蔓,情感极其葳蕤。

篱笆之上,一场宴会摆好了布局;一场幸福正在孕育。

蝴蝶用翅膀张扬,它拆不了篱笆,但拆开了一缕风与阳光的间隙,然后迅疾地点燃了一把火红。

你再看看篱笆,越来越酥软,像刚刚怀孕的女子。

乡村每一株草叶上,无一例外都注满了虫声。那些小虫子,把鸣叫从叶脉里传出来,一声逼近一声,叫人总想进去看看,草叶里到底有多少声音。草叶用虫鸣相互跟随,甚而投怀送抱,一点也没感觉到空气里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艳羡与嫉妒。

草叶置身于春天,就不仅仅是草叶,无所顾忌像是丹青。

我注意到:偷偷写着情诗的,不止是绿叶,还有绿叶旁边的风。

第一次有了红润的花骨朵,确实是在恋爱。它吐出的芬芳,让我看到:天空弯下来,大地凸起来,羊与青草好了起来,连从未有过牵连的阡陌与河流连了起来,甚至一直相互嫉妒的铃兰和水仙也好得不能再好起来。

天空上云朵在飘,云朵也带着红绸,运送艳丽的阳光。

春天,红花被告密者簇拥和热爱,已经不是一次两次,而是反复不断。

乡村的美和好,都是天然的。风起,山青;风停,山蓝。

我看山峦,觉得这些一直站立着的伟岸的身躯,它的猎物都在身边,包括澎湃的河流。

我觉得自己不动却将一直在动的一切引到自己周围,那要怎样的自信和威望?表达着山峦的,不是山峦自己,而是匍匐在它面前的所有粉丝。包括呼啸而过的一列火车,放纵着翅膀。

反复凝望山峦的,一定有一位秀色可餐的女子。一定。

这是多么美,春水恬静的时候,水面上就会起风,柳枝用婀娜的身段,送给水面一段舞蹈。这是多么好的事,柳枝喜欢涟漪,怀着爱并惹出爱。那真正是美上加美。

还有美的,是那种颤巍巍的幸福,我最喜欢柳枝与涟漪这样的恋爱,喜欢相互招惹的样子。喜欢一湖崭新的浪花,将那么多闪闪的掌声送给春天。

你可以看看:一弯柳枝凝望另一弯柳枝,是多么含情脉脉。

春的胳膊上,阳光铺开丝绸般的温存,花朵似乎都长着心思,饱含仙气,活得异常滋润,恰似女儿,你怎么看怎么喜欢。

花朵澎湃喧响,正是这些精灵,一遍遍芳香我、诱惑我,让我一次次地从人间消失,又一次次地在人间重生或复活。

从没有一朵花是多余的,这



月光城 散文

司舜

春天是在恋爱

至纯至美的事物。只一朵,便可将我完整地包容,我身体内外轻轻地绽放,一朵花唇角轻扬,给出它眉间恰到好处甜,身后漫山遍野都是闪光的欢喜。

随便一个点缀,就是一幅画卷,一首诗篇。

比如前面的坡地故意留出了一小块空白。我知道那里肯定是风和阳光一定要去爱的地方。

一切都热闹起来了。我曾置身其间,我也曾历数其繁,我仅仅是没有呼应的微弱与单薄。

一切都好,我一一经过,一一见证。

再比如:草丛里窸窣作响,多么细小、无处不在的荡漾,我喜欢这样细细地造访,这些隐藏着的小筋骨、小呼吸、小温柔。我喜欢逐一确认,这世间万物,隐秘而丰厚的心灵。

它们不比一道光线明亮,却比光线妩媚很多。

春天,许多事情重新来过,它们照例从我身边经过,从一垄田,到另一垄田,嘉禾渐渐排开,小小的停留成为越看越爱的喜悦。

桃花还有点青涩,颤微微,萌动在枝杈间。枝杈的手臂举起她新娘一样的羞怯。

池塘铺展一向就美好的身子,涟漪依然拐着弯,打着旋,泛着恬淡的味道。

柳枝借着春风重新婀娜,轻

盈又欢喜。

春天有数百条同样的柳枝,抚弄着数百朵同样风情万种的涟漪。我心思浩渺,像春风;目不暇接,也像春风。

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:万千繁华之下,居然也有一小段黑。

黑的地方一定有秘密或者奇迹。

就在我探下身去看的时候,就是最暗处,被忽略的黑里,忽然冒出一丛葱茏的绿色,一簇无名小草,硬生生地,怯生生地,紧紧抓着一片黑土。它们从一片湿润的水凹里,收集反光,并用那一点点光养活希望。

黑,因此更黑,让出一片最美的白。

因此每到春天,我照例心事重重但两眼丰美。

满眼是你的貌美如花、青春挺拔。一定是刮过枝条的春风也都刮到你的身上了,春天,什么都可以,包括恋爱,包括想入非非。

我让我身上最脆弱的叶子向着你,蜷曲也向着你,我有许多破绽也向着你。自从约好了,我就从未离开。包括我省下的部分,我剩下的部分,我占着的一点儿面积,都在一个一个等你。

我是如此幸福而又波澜壮丽。

我喜欢的小筋骨,第一次有了咔咔的响声,是他们最早发现春天,也是他们最早喊出春天。

春雪

韩愈

新年都未有芳华,二月初惊见草芽。白雪却嫌春色晚,故穿庭树作飞花。

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

韩愈

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,绝胜烟柳满皇都。

韩愈的盼春从新年开始。在北方名义上立春了,可视觉里却没有春天的影子。“芳华”是芬芳的花朵,新年是见不到的,一直到二月才见到草芽。“惊”是惊喜,说明大地被封锁太久,草芽是春的灵魂出窍了,这是诗人盼望很久后的发现,灵魂与灵魂碰撞了,所以惊见。

草芽离花的距离还有很远,可偏偏又下起了春雪,这就意味着春天的路又增加了一重。诗人却想象这是雪的善意,她嫌春色太晚,自己穿庭绕树,做起了飞花,她要制造一个春的幻境。

其实这是诗人用春雪做的幻境。心里有春,便可幻化春景,做超前的实现。冬的感觉被春的感觉替代了,主观可以转化客观,使它朝着期待的方向行进。

第二首,早春到了,是经“润如酥”的小雨点化而至的,“天街”指京城的街道。诗人知小雨的来意,于是便到郊外寻春。啊,看到了,终于看到了,是草色。已经不是埋

在雪里的草芽了,是正在长成的春天。韩愈没有写花柳之类,可能它们还没有登场。大地在沉寂很久以后,终于看到草色启动了,绿色的钥匙已经转动,其实我们很期待转动后打开的景象。

而韩愈对草色情有独钟,《早春》这首诗写的就是草色,是春天最初的表情,是最像春天的表情,是对诗人盼春的最先的回应,春天一直都没有答应,草色答应了,成了诗人的最爱。遥看了,自然还想近观,没想到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,有没有失望呢?有,也没有。这个让他有了对物理特别的认识,遥看近观里竟然藏着哲理,这是早春草色奖给他的。诗人在不同的距离上去感受草色,草色回应的是有是无,也只有最初才会带来这种变化的感觉,也只有最初才会呈现出如梦如幻的新绿。

这是最好的春,他不由地赞叹。我们想看草色引来的姹紫嫣红,诗人觉得都比不了最初的草色。这是关乎一个人的爱好。苏东坡说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”,他认为初秋最佳;王安石说“晴日暖风生麦气,绿荫幽草胜花时”,他认为初夏最佳;而韩愈认为早春最佳,把之后烟柳满皇都的晚春都比下去了。

春雪可以化作飞花,飞花可以化作春雪,人和物都有奇思妙想,都可以反季节客串,都可以扮酷当下。韩愈教我们试试,在生命的过



月光城 随笔

仇媛媛

赏春要趁早

往与未来之间,不妨时常客串。

城东早春

杨巨源

诗家清景在新春,绿柳才黄半未匀。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

这一首,诗人想告诉你:赏春要趁早啊!

早才能看到清景。柳才刚刚萌出嫩黄的柳眼,半绿半黄,黄绿未匀。诗人对色彩的把握精妙,对春的妙赏有独特的心得,“半未匀”是一种境界。这是头一蓬春,是春阳的发轫点,能欣赏它,靠的不只是眼睛,更是眼力。

早春的形象,诗人是用柳代言的,而且还是黄向绿过渡时的柳,“半未匀”是色彩的黄金分割,是黄跟绿的蜜月期。最美常常只是一小段光阴。

赏春要趁早,早才能清赏。“清”这里不仅指早春景色本身的清新喜人,也兼指这种景色刚刚开始显露出来,还没引起人们的注意,所以环境显得很清幽。一般人赏春的脚步还在后头,在花似锦的时节,早春,他们看不见,或是看见了,不解赏:这有什么看头呀!而这恰恰是诗家的佳期。春事幽静,人事幽静,也恰恰是空间最大的时候——创造春天的空间和创造诗的空间。

